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復夢
第五十三回 蕉雨齋友梅談遇合 水晶宮月老說姻緣

話說桂夫人們大船將收江口，只見一隻紅船飛奔而來。桂夫人道：「來接親家了。」王夫人回頭往江上望去，見是桂廉夫領著幾個人來接，對桂太太道：「又要勞妹夫遠接。」桂太太道：「想是老太太等的心煩，叫他來瞧咱們。」正說著，那紅船早已幫住。桂廉夫站在船上招呼道：「大姐姐怎麼昨日才到？叫咱們好等。」王夫人站起，對窗答道：「路上耽擱了一天。怎麼又勞妹夫來接？」兩邊說著話，船已收入江口，不一會到了碼頭。此時祝府上的轎馬俱已擺滿，祝筠親自來接。又兼著鎮江太守周大老爺是賈政同部的司官，當初也最相好；還有鹽鐵使蔡大人、提刑副使龔大人，都是賈政做江西糧道時的同寅。聽見賈二太太回南，俱差人來接。又是祝府上幾位至親老爺們，也有親自來接。碼頭上不下數千人，十分鬧熱。

賈府的周瑞接了各家帖子，交給自家的女人，同梁貴的媳婦上去稟知。王夫人吩咐，命周瑞去各家致謝，請親家老爺相見。祝筠進船拜見，彼此稱謝。各位太太們紛紛上轎，由碼頭一路進城，滿街上男女比看會的還要熱鬧。走不多時，已到祝府大門。王夫人轎子在前，見門口街上齊齊整整站著三四十個體面家人，二門前有門上老管家帶著一二十個執事家人站班迎接。

今日，賈親家太太初次上門，不走夾道，轎子到茶廳歇下。

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陪著走春暉堂，進去到敬本堂。見一位太太帶著丫頭、媳婦迎接出來。桂夫人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鞠親家姐姐。」王夫人聽說，忙上前相見。彼此說些欽仰，鞠太太道謝，「將友梅繼留膝下，存歿成全，感恩無既」。兩位太太拉著手兒謙讓一回。李紈、平兒、寶釵、巧姑娘上前見禮。

鞠太太問：「那位是寶二奶奶同四姑娘？」王夫人指道：「這是寶玉的兒媳。四小女已先回金陵。」鞠太太再三致謝。寶釵、友姑娘過來見姑媽，彼此流淚。鞠太太道：「好孩子，我聽見你立志堅貞，因此才得有這樣的好母親。我同你姑夫聽了很歡喜。」梅秋琴道：「且見過老太太，你娘兒們慢慢再談。」太太們走過崇善堂，來到恩錫堂的院子，見甬道右邊站著一溜兒姑娘、媳婦們，俱是素雅裝束，人人體面。王夫人猛抬頭吃了一驚，定睛細看，用手指著問桂夫人道：「那個姑娘是誰？」桂夫人指道：「就是這周惠家的女兒，名叫婉貞，是老太太最喜歡的丫頭。」婉貞趕著上前給賈太太請安。李紈、平兒、寶釵瞧見也覺心動，巧姑娘更難為情。王夫人指著巧姑娘對眾位太太道：「這周姑娘真活像生他的母親、我姪女兒熙鳳的模樣，剛才一眼瞧見幾乎叫錯。天下那有這樣活像的樣兒！」

鄭太太笑道：「周姑娘的品貌同巧姑娘也不差上下。」寶釵指道：「這九如妹妹豈不活像史姑娘！」竺太太笑道：「怨不得茗煙初次見面，認做是史姑娘，原來咱們九如真個像什麼史姑娘。」王夫人點頭笑道：「祝親家府上奶奶、姑娘們，有像這個、像那個的，不一而足，再沒有周姑娘同九如奶奶像的這樣全備。」

眾位太太們一路說笑，走過忠恕堂到垂花門口，見幾個體面老管家婆領著三四十個粉白黛綠、錦雲香霧的姑娘、嫂子女兩行站班。王夫人想道：「自大門前起，直至此處，一切廳堂、人物遠勝榮寧兩府。咱們當年光景，何曾有這樣氣概，真不愧是尚書宅第。」心中甚為歎羨。進了垂花門，走景福堂進去，剛到怡安堂甬道上，見一位三十來歲的太太領著三個美人，身穿孝服，後面跟著二十個美貌姑娘、媳婦迎接上來。竺太太道：「三親家同著三位奶奶來了。」王夫人忙上前相見，彼此見禮。石夫人道：「老太太有恙，不能遠迎，在堂前拱候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怎敢勞太夫人等候。」桂夫人道：「咱們本來耽擱的長遠了，老太太等的著急呢。」邀著王夫人竟往介壽堂來。

走進院門，見東西兩廊下有女如雲，站班迎接在甬道上。走了一半，瞧見介壽堂前，珠簾高卷，四個美人扶著一位鶴髮慈容的太夫人走出台階，站在棚下。鄭太太、鞠太太道：「老太太出來迎接。」王夫人聽見，急忙走上前去，見老太太剛要下來，連忙止住，趕上台階將太夫人雙手捧住，同進介壽堂。後面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都一齊進去。餘下的姑娘、嫂子女們俱在卷棚下站著。

王夫人領著李紈們挨次拜見，祝母十分歡喜，同王夫人異常親熱。敘談幾句，將平兒、寶釵、友梅、巧姑娘四人拉著問道：「那兩個是我寶貝的孫女兒？」梅秋琴笑道：「老祖宗，這位璉二太太是桂哥兒的丈母，是這巧姑娘的母親，別將他娘兒兩個認作姐妹。」祝母同眾太太哈哈大笑。秋琴指道：「這是老祖宗的寶貝孫女兒寶釵。那珍姑娘回了老家兒，這個友姑娘代珍珠來作寶貝的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我那裡知道珍姑娘家去了，咱們不住口的念著珍珠、寶釵，誰知想著了一半。不是秋琴說給我聽，竟將他娘兒兩個認作姐妹，真我糊塗了。」祝母說著，又放聲大笑。秋琴道：「今日老祖宗很樂，說話的聲音就像金鍾似的。」汝湘道：「不但老太太聲音響亮，連壽紋裡面都放出毫光來，照的臉蛋兒比咱們還後生。」祝母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秋琴同汝丫頭娘兒們都煉就的一串兒，說話倒是很好的一班八角鼓兒。」秋琴道：「這是薛二姐姐的寶月姑娘，都見過了老祖宗，請台坐，讓咱們姐妹們見個禮，再同親家姐姐們慢慢的說罷。」

祝母笑道：「我只顧說話，真個倒忘了你們見禮，我站在這兒讓你們罷。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彼此拜了半日，扶老太太的四位姨娘過來拜見。諸人都相見已畢，祝母讓了坐，太太們挨次坐下。介壽堂、怡安堂兩處體面姑娘上來送茶，一溜兒齊齊站著。候接過茶杯，就是介壽堂的吉祥、五福兩位姑娘，帶著怡安堂、承瑛堂、蔭玉堂、瓶花閣、海棠院以及四位姨娘處各執事姑娘進來行禮。接著是效力姑娘們進來磕頭。剛才完畢，又是查、槐、周、廖四個老管家婆帶著各處辦事，以及閒散各家人媳婦進來行禮。又是家生女兒們磕頭拜見。王夫人同李紈們再三致謝，應接不暇。只見一群一陣碎錦攢花，幾疑身在廣寒深處。眾人鬧了半日才畢。接著，祝筠、梅白、鞠冷齋進來相見，祝筠稱謝未了，鞠冷齋再三拜謝。王夫人每位應酬幾句話。祝母道：「親家太太還有幾天耽擱，等著慢慢的再謝，且讓咱們吃飯罷。」祝筠們退了出去。

祝母吩咐擺飯，桂夫人道：「介壽堂、怡安堂兩處吃罷。」祝母道：「今日大團圓，都在一堆兒吃的熱鬧。承瑛堂的娘兒三個，連秋瑞、夢玉也去叫來，不必等過百日，只管行走。」

我這會兒全都丟開了，是他們各人的壽命，叫我老的苦會子也是無益，揉揉肚子算了罷。」王夫人同眾位太太說：「老太太見的很是，叫做小輩的心裡相安。」

桂夫人差人請承瑛堂的太太、奶奶，蔭玉堂大奶奶同玉大爺暫換青服來見老太太。傳事的嫂子女們分頭去請。介壽堂正在擺設杯箸，石夫人領著夢玉、秋瑞、芳芸、紫簫一齊進來給老太太請安。祝母道：「你們都是方才見過的，等吃過飯慢慢再談家事。」桂夫人道：「賈大姐姐姑嫂、姐妹同老太太坐在這邊；鄭大姐姐、桂三妹妹、顧二妹妹、梅大妹妹同璉二親家太太坐一桌；我同竺、鞠兩親家，三妹妹同著大親家太太坐這一桌；寶二奶奶、月姑娘、六姑娘、巧姑娘，有他姐妹們一堆兒熱鬧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我不管，叫我坐在那兒，我就坐在那兒。夢玉有好一程子沒有同我吃飯，叫他到這邊來，同著丈母們吃罷。桂堂、魁兒各人陪著他丈母在那邊坐。今日真是大團圓，要吃的熱鬧。」梅秋琴道：「老太太知道快要收新米了，叫咱們打掃倉房呢。」竺太太們一齊大笑，跟著老太太挨次坐下。

王夫人們雖是初次相逢，倒像是一家眷屬，十分親愛，並無客氣。海珠們同寶釵像是時刻見面的手足一樣，更難說其親熱。

嫂子女們往來伺候。

不一會，用完早飯，太太們在祝母套房裡敘談。海珠們邀了寶釵、寶月、巧姑娘到海棠院去。鞠太太、秋瑞帶友梅回蕉兩山房，要談談手足關情的說話。來到怡安堂甬道上，鞠太太道：「我同友梅去說會子話再來。」海珠道：「自然寶姐姐也還要過去請安。」秋瑞道：「怎敢勞寶姐姐的大駕。」掌珠笑道：「你不用謙虛，少不了咱們陪著寶姐姐各處都要走到的。」秋瑞笑道：「既蒙光降，我當掃徑以待。」汝湘道：「不要耽擱，你快去罷，咱們少刻一准賜顧不誤。」海珠們一齊好笑，來到景福堂後身，彼此

分路。

夢玉、梅春同海珠姐妹、汝湘、九如、芳芸、紫簫、修雲、蟾珠、寶釵、寶月、婉貞、巧姑娘、顧玉書俱到海棠院，讓在東邊碧紗榻裡坐下。翠翹們連忙送茶。寶釵笑道：「我今日頭一遭兒在此，也該同主人見個禮才是。」夢玉道：「咱們拜過兩次兒了，盡著拜個什麼勁兒！」婉貞笑道：「咱們這裡來的太太、奶奶們，一年我不知要見多少，沒有這今日見賈太夫人同各位親家太太這樣面熟，倒很像是常在一堆兒的，不是個怪事！」寶釵笑道：「不但你瞧著咱們面熟，咱們瞧著這裡諸位姐姐、妹妹也像是素來相認。內中你同九如姐姐，更似我的兩個至好。可見天下人形貌相似者原不足為奇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常聽見人家說，我有些像賈府的寶二爺。我想寶二爺是溫溫玉人，蓬萊仙質，咱們是野草凡花，安能想其形像！今日寶姐姐在此，看看我同寶二哥果有一二處相像否？」寶釵聽說，眼圈兒一紅答道：「像也好，不像也好。」修雲看見寶釵瑩瑩欲淚，趕忙接口道：「咱們同寶姐姐說說別的罷，別耽擱了工夫，像不像慢慢再說。」金鳳道：「沒有見寶二奶奶時，成天家不住口的記念，今日見了面，倒沒有什麼說話了。」紫簫笑道：「這叫做及至相逢半句無。」芳芸道：「並不是沒有話說，是話太多了，不知在那頭說起。」蟾珠笑道：「你們都別言語，等我同寶姐姐敘敘別個。說的高興，自然引起他們的話來。」

修雲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同寶姐姐說起來，咱們靜聽。」芳芸道：「你們瞧，夢玉怎麼呆呆的出了神？」眾人回過頭來，見夢玉斜坐在一張小螺甸榻上，懷裡抱著個素青緞子靠枕，瞧著寶釵，目不轉睛出了神去。海珠笑道：

「這又是那一股子勁兒？」紫簫叫道：「玉大爺，你怎麼不說說話兒，儘管發什麼呆呢？」夢玉並不聽見。婉貞忍不住站起身來，走到夢玉面前，用手推著道：「大爺怎麼不說話，叫著又不聽見？」誰知夢玉隨著婉貞的手睡倒榻上，睜著眼，張著嘴，昏昏沉沉不省人事。婉貞大驚，忙叫眾人過來瞧瞧。海珠們聽見齊走過來，叫的叫，推的推，夢玉只是不蘇。急的眾人手忙腳亂，沒了主意。寶釵道：「趕著吹點平安散到鼻子裡去，一打噴嚏就好。」金鳳們忙取平安散來，汝湘給他吹了好些，總不見打噴嚏。眾人正在著急，只聽見寶釵胸前一聲響亮，猶如金鍾玉磬之聲，十分清越。其音未了，見有一道白光直撲至夢玉臉上，寂然不見。夢玉忽然翻身坐起，問道：「怎麼你們都站在這裡？」九如道：「罷呀，小祖宗！你好端端一會兒是個什麼症候？活活叫人急死！不虧寶姐姐身上帶著寶貝救你過來，咱們就要去回太太，趕著請大夫進來診視。你到底是真呢，還是假呢？」

夢玉歎道：「我見了寶姐姐，心裡只想著要哭，不知是個什麼緣故。剛才坐在這裡，覺得一陣心酸，就像睡著了一樣，耳邊聽見有人叫我，只是答應不出。正在為難，忽然一陣檀香沁入心骨，誰知是寶姐姐帶著的寶貝。我不知是什麼緣故，這一陣心中難過；又不知寶姐姐是一人什麼寶貝救我過來，給我瞧瞧，也好放心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身上並無寶貝，有個什麼給你瞧的。」修雲、海珠道：「方才眾人都聽見寶姐姐胸前一響，就像金鍾玉磬一樣，接著有道白光撲到夢玉臉上，他就蘇了過來。人所共見，一定要請教這件寶貝是個什麼樣兒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實在我身上沒有寶貝，只有一個金鎖，還是我小時一個什麼和尚送的，他說終身帶著，可以消災免難。惟有這件東西是我常帶在胸前，或者就是他也未可知。餘外幾件玉器俱非寶貝，倒是我頭上帶的這枝簪子，真是個寶貝，我取下來，你們瞧瞧。」說著，在雲鬢上將那鬆枝簪取下，與眾人細瞧。

芳芸笑道：「果然這枝簪子有些異樣，還帶著寶光現現，異香撲鼻，到底不知是件什麼東西？」蟾珠笑道：「這簪子的來歷，一會再請教。剛才那響聲同那光亮可不是他。想來還是那個金鎖作怪，何不也取出來叫咱們賞識賞識呢。」

寶釵被他們纏不過，只得將面上衣服解開，露出那個金鎖。

眾人看見光彩奪目，異樣精巧，並非凡工製造。夢玉兩手托著仔細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很像在那裡見過。」紫簫道：「罷呀，又是你見過，總是賈太太府上不拘是人是東西，都是你見過的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且不要說我，你們方才都私下裡搗鬼，說是賈太太府上的人沒有一個不面熟，這會兒你們又說我認得這個那個的。」掌珠笑道：「你們說的只管說，夢玉瞧的盡著瞧，倒叫寶姐姐開著懷伺候著奶奶、姑娘、爺們說話。」眾人聽了，不覺好笑。九如道：「咱們陪著寶姐姐到秋丫頭家去逛逛。他們去這半日，什麼話也該說完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且到諸位姐姐姊妹屋裡去拜望拜望，再到鞠大姑媽家去。」夢玉道：

「依我說，寶姐姐先到蕉雨齋坐會子，同了友妹妹再往一處一處去逛。」汝湘道：「橫豎今日一天也走不完這些地方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今日就是走半夜也都要走到，別叫姐妹們思糊我，說到這家，又不到那家去。」夢玉道：「誰思糊姐姐的，誰是混帳行子。」芳芸道：「夢玉是那裡學來的，動不動就賭咒，那裡像個爺們！」海珠道：「咱們走罷，別耽擱工夫。」眾人出了海棠院，徑往蕉雨齋來。此時鞠冷齋夫妻、女兒同著友梅正將前前後後的流離顛沛，以及遇著賈府收留之事，細細暢談，老夫妻十分感歎。丫頭們進來回道：「玉大爺同眾位奶奶們陪著賈府的寶二奶奶來了。」鞠太太聽見，領著秋瑞、友梅出來迎接。寶釵瞧見說道：「怎麼勞姑媽遠接？」鞠太太道：「姑奶奶今日初次到此，又是救我友梅的恩人，理該遠接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姑媽怎麼說起客氣話？友妹妹是我兩姨姐妹，若是知他流離失所，尚應收留照應，何況是無意相逢。又是我太太留為繼女，我於友妹妹毫無好處，何恩之有？姑媽這樣說來，致使我汗顏無地。」鞠太太道：「兩車相遇之際，若非姑奶奶收他回去，安有今日？此恩此德實難盡言。」太太們來到堂屋，寶釵重又見禮。鞠冷齋看見人多，出去同梅香月閒話去了。鞠太太讓寶釵們坐下，吃過茶，就將剛才友梅所說的話從頭至尾說與海珠們聽。眾人一齊感歎，都說是賈姨媽同寶姐姐、四姐姐實在恩同再造。

眾人正在說話，見友梅、寶釵、夢玉、秋瑞一齊流下淚來。

寶月、海珠們瞧見，知道是提起四姐姐，所以傷心，也都覺著悲苦。誰知蟾珠、巧姑娘分外傷心，不期然而然的哭將起來。

鞠太太勸慰一番，又同寶釵敘談一會。聽差的媳子來請太太、奶奶仍陪寶二奶奶、月姑娘、巧姑娘、友姑娘到怡安堂用點心，太太們都在那裡等著呢。鞠太太聽說，邀著寶釵們同進垂花門往怡安堂而去。

不言賈府的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在祝府盤桓留住歡樂。夢玉、海珠們同寶釵十分親熱，王夫人愛周婉貞，相依朝夕之事，俱且慢表。且說珍珠落水之後，將兩眼緊閉，耳內猶如鼓響雷鳴，鼻孔中兩條水箭深射入腦，咬緊嘴唇，不通呼吸，身不由己，隨波扯拽，四肢無力。到此際，心事茫茫，魂迷氣斷矣。

悠悠蕩蕩，不知歷盡多少層樓蛟窟，忽覺鼻中奇癢，打了幾個噴嚏，耳邊不聞水響。睜開雙眼，只見自身睡在個大牌樓底下，旁邊站著幾個奇形怪狀、似人非人的東西。珍珠想道：「我身已死，此間想是陰司地府。既到此間，自然要同了他去。」想罷，將身坐起，見烏雲散披兩肩，心中轉道：「世上人看見鬼皆披髮，我常不信。誰知這會兒我也披著頭髮，甚覺可笑。偏要將頭髮挽起，去掉做鬼的俗態。」心中想畢，站起身來，將烏雲挽起，想著並無簪子，這頭髮如何挽得住呢？猛然看見旁邊站著個怪物，倒像個蝦精，嘴上針鋒蝟立，光亮通明。想道：

「何不拔他一根做個簪子，橫豎我是江中之鬼，還怕他攆我上岸去不成？」主意想定，大著膽子走上前去，竟在那蝦精嘴上使勁一拔。那精怪出其不意，迴避不及，被珍珠將嘴上硬須拔一根，疼的在牌樓底下亂跳。珍珠趕忙插在頭上。有個鮎魚精咧著大嘴呵呵笑道：「不成材料的東西！不過拔掉一根毛，也值得這樣亂跳。」蝦精道：「這姑娘好厲害手段，剛到面前就去掉我一根毛，若沾著他的身子，不用說連蝦米兒都要撈空了。」珍珠聽說，亦覺好笑。看那牌樓以外水皆壁立，自牌樓以內金碧輝煌，並無水跡。又看牌樓上寫著「澤潭蒼昊」四個大字。還有一副對聯，在左邊是：

志切蒼生遍大地陽和一犁春雨，

又看那右邊是：

職司化育慶萬方豐稔疊沛甘霖。

珍珠正看對聯，那幾個怪物說道：「快些去罷，老爺在那裡等著呢。」珍珠想道：「既到此間，自然要到閻王殿上走走。」遂放大膽子跟著那些東西走。過牌樓約有一箭多路，旁邊有一座小衙門，精怪領著走進大門。見那大門邊坐一個黑胖大漢子：身穿青直綴，腳登皂靴，頭戴尖頂院子帽。那脖子約有一尺四五寸長，垂著頭，幾個田雞精在那裡給他捶背。珍珠瞧見，心中想道：「這

東西一定是個大龜精。」正在好笑，這幾個蝦精跳上前去，恭身說道：「回烏大爺，賈珍珠已經取到。」烏大爺聽說，將長脖子一伸，抬起頭來看見珍珠，不覺嚙然笑道：

「這珍珠，果然是個珍珠！橫豎老爺不在家，且來陪我喝個酒兒。」珍珠聽說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撒野的臭忘八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敢齣戲言辱我！」烏大爺咧著大嘴笑道：「難道我這品貌就抵不上那個小旦嗎？你乖乖兒的陪我喝酒就罷，不然，我將你浸在臭水洋裡，叫你三千年不得翻身！」珍珠氣沖霄漢，趕上一步使勁的照臉一掌，只聽見一聲響亮，那烏大爺的腦袋早已不見，只剩了一個身子站著不動。珍珠正在驚疑，見烏大爺的腦袋在那腔子裡又慢慢伸了出來，向著珍珠笑道：「肯不肯由你，怎麼就動手動腳起來。」珍珠指著他，「死烏龜、臭烏龜」罵不絕口。那幾個精怪嚷道：「快別言語，真人來了！」珍珠聽說，回頭一望，看見一位真人，面如滿月，目若寒星，長髯高鼻，滿身上霞光閃閃，坐在一朵蓮花台上。四個黃巾力士抬著蜂擁而來。那些魚精蝦怪伏在道旁，不敢仰視。珍珠一腔怨氣正無可哭訴，連忙高叫：「真人救我！」烏龜聽見嚇了一跳，將個腦袋縮的沒有了影兒。那位真人早已瞧見，止住蓮台，將珍珠叫至面前，問其緣故。珍珠將立志投江，說到剛才被烏龜調戲之事。說畢，伏地慟哭。真人命力士將烏龜拿至面前，指著說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孽畜！因你愚蠢，從不生事，以此派你在魚邊魚司處做個門上，你竟敢擅作威福，調戲良家婦女，罪不可追。」命力士用銅鞭重責三百，差夜叉押至錢塘江上，令漁戶網去熬膠，以為在公人役不法者戒。

真人發放已畢，對珍珠道：「我特為你之事而來，俟月老到來給你處分姻緣大事，你且跟我至水晶宮，自有分曉。」珍珠拜謝，跟著真人一直前去。進了兩扇朱門，見老龍王出來迎接，真人趕忙下蓮台，與龍王攜手同行。來至殿上見禮，分賓坐下。有個長鬚吏人將珍珠領至月台邊伺候。不多一會，又見祥雲繚繞，來了一位老仙翁。真人同龍王至月台迎接，那老仙笑道：「為这一段姻緣，叫我海角天涯忙個不了。」龍王們一齊大笑，同進殿中。施禮已畢，分賓而坐。真人問道：「老仙翁，這段姻緣作何辦法？」老仙道：「我的值日功曹來報：『賈珍珠已於金山寺投江。』我知真人係會中人，自能照應，但其中有難處之事，故此急急趕來商議。」真人問道：「有何難處之事？正要請教。」老仙笑著，不知說出幾句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